

# 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

周伟洲

本文据新出土之《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考证其父伏连筹（志称“明元”帝）在位时，“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的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夫乞伏孝达的族属；从公主姊与柔然阿那瓌可汗和亲，为其可敦，论述吐谷浑与柔然的关系；又从墓志记公主一家送其甥女（魏悼后）下嫁西魏文帝，至长安，并卒于该地，揭示柔然与西魏之微妙关系。总之，此墓志补证北方民族关系史实甚多，弥足珍贵也。

关键词：吐谷浑 晖华公主墓志 柔然 西魏

作者周伟洲，宁夏大学民族学学科特聘教授。地址：银川市，邮编 750021。

## 一、出土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

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等机构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郭庄村南一座北朝时墓葬。此墓坐北朝南，有斜坡墓道，长约42.2米，有四个天井、四个过道，分前、后室。前室彩绘壁画因垮塌严重，仅余顶部星象图；后室仅发现两具人骨。随葬品主要分布于前室，共165件（组），有铜器、石器、陶镇墓甬、武士俑、骑马俑等。另出墓志两方：一方为《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另一方为公主丈夫《乞伏孝达墓志》。因《乞伏孝达墓志》系用硃砂书写，且字迹脱落，故已难辨识。《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为青石质，长49、宽43、厚13厘米，字迹完好。志共21行，满行20字。<sup>①</sup>

现据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拓片，<sup>②</sup>将墓志铭文重录如下：

茹茹驃骑大将军、侯利、莫何、度支尚书、金城王乞伏孝达妻晖华公主吐谷浑氏墓志铭

公主讳庠罗伏，字尉芮文，吐谷浑主明元之第四女也。迺祖迺考，世居西域。既鸛起而辟土，亦虎视以称雄。斯乃备之于简素，可得而略也。主茹茹可敦之妹，即悼皇后之姨也。公主之称，始自本国。金城初仕于吐谷浑，为车骑大将军、中书监。浑主重其器望，遂以妻之。若夫窈窕之誉，藉甚于椒芳，烦辱之功，有闻于权木。四教既闲，百雨云萃，妇德内融，母仪外肃。又从夫至于茹茹，亲假礼遇，莫之与先。悼皇后来归也，金城以姨

①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陕西西安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墓志又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② 拓片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陕西西安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图六四晖华公主墓志拓片（M2:2）。

婿之重，作上宾于魏。时主及三子亦从此行。婉若春风，暎如秋月，光仪容止，式谐典度。方调琴瑟，永训闾庭，而偕老之愿未申，朝露之危奄及。春秋卅有九，以大统七年正月甲午卒于葭安。皇帝悼之，葬以公主之礼。生远其乡，死异其地，德音虽在，形骸已歇，嗟行之人，惜而泪下。粤二月乙酉窆于山北县小陵原。乃作铭曰：

昭昭列星，乃降斯灵。诞兹闲淑，既素且贞。来仪君子，作宾上京。规矩其度，兰菊其馨。方申介祉，式范官庭。岂期舟壑，奄望佳城。银海虽湛，玉桂不荣。伤哉玄夜，已矣泉扃。

## 二、吐谷浑晖华公主家世考

《晖华公主墓志》开首云：“公主讳库罗伏，字尉芮文，吐谷浑主明元之第四女也。”可知公主父为“吐谷浑主明元”，此“明元”又是何人？据墓志记，公主卒于西魏大统七年（542），年三十九岁，故其生于北魏正始四年（504），时为吐谷浑十四世主伏连筹（490—529年在位）在位，<sup>①</sup>则公主父当为时吐谷浑主伏连筹之第四女。按，《魏书》卷101《吐谷浑传》记：

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sup>②</sup>

内记伏连筹在位时，“准拟天朝，树置百官，称制诸国”，即其政治制度系仿照承袭汉魏官制的北魏（天朝）的制度而来。同书还记载了北魏宣武帝下诏切责伏连筹，“准拟天朝”，“称制诸国”（即对其所属宕昌国“称书为表，名报为旨”）。<sup>③</sup>过去研究吐谷浑史的学者对此注意不够，且史籍记载不多，仅见伏连筹时，其第二子镇西域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号“宁西将军”。<sup>④</sup>但是，《晖华公主墓志》却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伏连筹拟照北魏政治制度，称皇帝、天子，故其女称“公主”，号“晖华公主”；《墓志》还专门强调“公主之称，始自本国”。又公主下嫁的乞伏孝达，《墓志》亦云其“初仕于吐谷浑，为车骑大将军、中书监”。车骑大将军、中书监为汉魏以来的职官，也是北魏太和改制后的职官，前者为一品下武职，后者为从二品中书省官员。<sup>⑤</sup>甚至伏连筹卒后，也仿照北魏制度，对之有“谥号”之制，称“明元皇帝”；正如北魏皇帝拓跋嗣卒后，“上谥曰明元皇帝”<sup>⑥</sup>同例。这就是《墓志》云晖华公主父伏连筹为“明元”帝的由来。

至于《晖华公主墓志》所云“迺祖迺考，世君西域”，据史籍载，公主祖应为拾寅，父为度易侯（又作“易度侯”）；<sup>⑦</sup>云其“世君西域”则有误。众所周知，吐谷浑原为东北辽东慕容部鲜卑慕容廆之庶兄名，公元4世纪初，慕容吐谷浑率部由阴山，过陇山，迁徙至陇右枹罕（今甘肃临夏）；不久即征服甘南、青海及四川西北的众羌族。自吐谷浑孙叶延时（329—417年在位）正式建国，以祖父吐谷浑名为姓氏、国号和族名。其地不在西域之地。然而，考虑到吐谷浑在伏连筹时，向西据有西域的鄯善、且末之地，<sup>⑧</sup>故在西魏、北周时，又往往将吐谷浑视为西域诸国之一。如《周书》卷50《异域传下》，就将吐谷浑与高昌、鄯善、龟兹等西域诸国列为一传。《隋书》迺直

①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重印本，第41—45页；同书附《吐谷浑世系表》。又《周书》卷50《吐谷浑传》记“自吐谷浑至伏连筹一十四世”，即吐谷浑、吐延、叶延、碎奚、视连、视黑、乌纥堤、树洛干、阿豺、慕犊、慕利延、拾寅、度易侯、伏连筹。

② 《北史》卷96《吐谷浑传》记载同。

③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④ 杨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5引《宋云行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页。

⑤ 参见《魏书》卷113《官氏志》。

⑥ 《魏书》卷3《太宗纪》。

⑦ 参见《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⑧ 关于伏连筹据西域鄯善、且末的考证，参见上引周伟洲：《吐谷浑史》，第41—42页。

将吐谷浑传列在卷83《西域传》之首。从这一角度看,西魏撰《墓志》者称当时吐谷浑“世君西域”也有一定的依据。

《晖华公主墓志》记晖华公主下嫁的吐谷浑车骑大将军、中书监乞伏孝达其人,由于出土的乞伏孝达墓志上用硃砂书写的字迹脱落,故对其族属、事迹、生卒年等信息不得而知。但其绝非如《晖华公主墓志》首题的“茹茹(柔然)”人,而是源于十六国时曾在陇西建立西秦的“陇西鲜卑”乞伏氏。十六国时,吐谷浑与西秦有密切的关系,双方时有争战,且两者王族有和亲,吐谷浑曾一度向西秦纳贡称臣。乞伏暮末即位后,西秦衰弱,吐谷浑主慕瓚多进占原西秦陇西之地。<sup>①</sup>后西秦为夏国赫连定所灭,赫连定又为吐谷浑慕瓚所灭,夏国所俘西秦人口及夏国赫连氏等皆为吐谷浑所俘获,成为吐谷浑属下臣民,后渐融入吐谷浑中。<sup>②</sup>其中就包括原陇西鲜卑族的乞伏氏,如《魏书·吐谷浑传》记慕瓚上北魏表内,要求遣还西秦使者乞伏日(曰)连等三人,并说此三人家口在吐谷浑。又,乞伏炽磐子成龙后也入吐谷浑。<sup>③</sup>这些事实都说明吐谷浑据西秦地后,乞伏氏有一部分归其统治。以后,乞伏氏在吐谷浑政权内还有任显职者,如《周书·吐谷浑传》所记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sup>④</sup>晖华公主下嫁的乞伏孝达,也当原为陇西鲜卑西秦乞伏氏贵族,如《墓志》所云,因“浑主重其器望,遂以妻之”。

据《晖华公主墓志》记,公主还有一姊,下嫁到北方游牧民族柔然(茹茹),为其可汗之可敦。关于此,下面将详论之。

### 三、从墓志看吐谷浑与柔然之关系

《晖华公主墓志》记:“主(公主)茹茹可敦之妹,即悼皇后之姨也。”即是说,吐谷浑晖华公主之姊,是伏连筹第一至第三女中的一个,嫁与柔然(茹茹)可汗,为其可敦,可汗与可敦的长女与西魏文帝和亲,即魏悼后,则晖华公主为悼后之姨。《北史》卷13《后妃传上·魏悼皇后传》云:“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长女也。”由此可知《墓志》所记之“茹茹”可汗即柔然复兴时之“阿那瓌可汗”。

关于柔然的历史,《魏书》《北史》之《蠕蠕传》记载颇详。蠕蠕,又作茹茹、芮芮(南朝史籍),自号“柔然”。据《魏书》卷103《蠕蠕传》(此传系宋人据《北史》卷98《蠕蠕传》补)记:“蠕蠕(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据学者考证,柔然族系“一个主要由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组成的多氏族、多部落的部族”。<sup>⑤</sup>正如《南齐书》卷59《芮芮虏(柔然)传》所云,其为“塞外杂胡”。北魏天兴五年(402)柔然首领社仑统一漠北,建立政权,自称丘豆伐可汗,与北魏长期争战。到北魏正光元年(520)柔然内乱,新立可汗阿那瓌投归北魏,入朝洛阳,后要求返回漠北,朝议许之。后阿那瓌叛回漠北,众推其为可汗。北魏末年,阿那瓌曾助北魏镇压六镇起义,后

① 《宋书》卷96《吐谷浑传》记:“慕瓚前后屡遣军击,茂曼(即暮末)率部落东奔陇右,慕瓚尽据有其地。”

② 关于吐谷浑与西秦的关系,可参见上引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8—31页。

③ 见《魏书》卷4《世祖纪下》。

④ 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周书》卷50校勘记云:“宋本‘扳’作‘拔’南本作‘扳’。《北史》本传、《通鉴》卷165作‘状’。”

⑤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后引此书均为此版,不俱注),第83—8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重印本,第65—68页。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及后之北齐、北周，东、西魏对漠北复兴的柔然力图拉拢，“竞结阿那瓌为婚好”。<sup>①</sup> 这就是柔然阿那瓌可汗长女郁久闾氏与西魏文帝和亲的由来。<sup>②</sup>

《北史·蠕蠕传》称“柔然”系其自号，“后太武（太武帝拓拔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后来柔然贵族投北魏甚多，耻用“蠕蠕”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族称，而改为“茹茹”。这一族称的改变，大致是在北魏后期。<sup>③</sup> 至于柔然“可汗”“可敦”之号，“可汗”一词，最早原为鲜卑语“可寒”“可汗”，意为“官家”，自柔然建国，此号即变成皇帝的专称，后为北方和中亚民族对最高首领（相当于“皇帝”）的称呼。“可敦”又译作“可贺敦”“恪尊”“可孙”“母尊”等，即可汗之妻，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后。<sup>④</sup>

关于北朝时吐谷浑与柔然关系，现存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北史》卷 98《高车传》内引北魏宣武帝于永平元年（508）与高车国诏书中有：“蠕蠕、嚙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此仅说明漠北柔然与吐谷浑有过交往，路皆经高昌。又《南齐书》卷 59《河南（吐谷浑）传》，记南齐建元元年（479）吐谷浑拾寅来贡献，齐高帝诏书中云：“……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柔然），想即资遣，使得时达。”同书又记，永明三年（491），南齐“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吐谷浑）道，并送芮芮使”。故《南齐书》卷 59《芮芮虏传》记：“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此外，《北史》卷 96《吐谷浑传》也记：“兴和（539—542）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夸吕（吐谷浑可汗）遣使致敬……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上述史籍的记载，仅只能说明，吐谷浑与漠北的柔然可能有互通使臣及资送南朝或假道柔然使臣的关系。

然而，新出土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却明确记载了吐谷浑伏连筹将其一女嫁与柔然阿那瓌可汗为可敦，双方和亲，关系更为密切的事实。这是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的。因自伏连筹祖拾寅、父度易侯以来，北魏曾多次派军征讨吐谷浑；伏连筹即立后，北魏边将又攻取吐谷浑洮阳、泥和（在今甘肃临潭）二戍，迫使吐谷浑称臣纳贡。<sup>⑤</sup> 而漠北柔然阿那瓌可汗自叛逃回漠北后，柔然复兴，与北魏及后之东、西魏分庭抗礼，并不时寇扰东、西魏北边。<sup>⑥</sup> 因此，立国于今青海、甘南及新疆东部的吐谷浑自然欲与漠北的柔然结盟、联合，与北魏抗衡。吐谷浑伏连筹嫁女于柔然阿那瓌可汗，结和亲联盟，共抗北魏，即是以此形势为背景的。

不仅如此，《晖华公主墓志》还记公主“又从夫至于茹茹，亲俦礼遇，莫之与先”。晖华公主与其夫乞伏孝达何时、因何原因离开吐谷浑，投归柔然的呢？伏连筹卒于北魏永安二年（529），<sup>⑦</sup>《北史·吐谷浑传》记“伏连筹死，夸吕立……”而据《梁书》卷 54《诸夷·河南（吐谷浑）传》记：“筹死，子呵罗真立。大通三年（529 年，此年十月改元中大通元年）诏以为宁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又同书卷 3《武帝纪下》记中大通元年（529）三月，梁“以河南王阿罗真（即呵罗真之异译）为宁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次年四月，又“以河南王佛辅为宁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即是说，呵罗真在位仅一年，其子佛辅即立。至六年，梁“以行河

① 《北史》卷 98《蠕蠕传》。

② 关于柔然的历史，可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 76—130 页。

③ 详细考证见周伟洲：《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西北民族论丛》第 14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④ 参见上引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 96、157 页。

⑤ 参见《魏书》卷 101《吐谷浑传》。

⑥ 《北史》卷 98《蠕蠕传》。

⑦ 按，《资治通鉴》卷 158 系伏连筹卒于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同年夸吕继立。然而，《梁书·河南传》云：“筹死，子呵罗真立。大通三年（529 年，此年十月改元中大通元年）诏以为宁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是知伏连筹死于大通三年。

南王可晷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则《梁书》《南史》记伏连筹卒后，吐谷浑王位变动频繁，其内部可能发生动乱，与《北史》记伏连筹子夸吕一直在位百年异。据《北史·吐谷浑传》云，北魏末年，“关徼不通，贡献遂绝”，故《梁书》记载较《北史》为确。又《北史》《周书》记夸吕于大统初（535年左右），始遣使到西魏，兴和中（540年左右）始遣使至东魏，均在可晷振之后。故疑夸吕之立，当在可晷振之后。如此，则伏连筹死后，吐谷浑王位换动频繁，可能发生内乱，推测乞伏孝达夫妇因内乱经西域高昌投归漠北柔然，是在伏连筹卒后到夸吕继立之间（529—534年）。而公主夫妇之投归柔然，也是因公主之姊为柔然阿那瓌可汗可敦故也。

正因如此，乞伏孝达夫妇投柔然后，受到重用，“亲俶礼遇，莫之与先”。《墓志》首题之“茹茹骠骑大将军、俟利、莫何、度支尚书、金城王乞伏孝达妻晖华公主吐谷浑氏墓志铭”，内“孝达”前官爵名，当为孝达在柔然之官爵名。其中“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度支尚书（为中央尚书省官职，实职，三品）、金城王（爵号，一品）为原汉魏职官名，沿袭吐谷浑伏连筹拟北魏官制而来；“俟利、莫何”为柔然官号，莫何有勇健者之意，后转为“酋长”之称。<sup>①</sup> 而其妻似仍有原“晖华公主”之号，而姓“吐谷浑氏”。《魏书》卷113《官氏志》云“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出土北朝时入魏之吐谷浑贵族墓志，如《魏故直寝奉车都尉汶山郡侯吐谷浑玠墓志》《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志铭》《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羌县开国侯尧公妻吐谷浑氏墓志铭》等，也证实北朝时，吐谷浑王族仍姓“吐谷浑氏”。<sup>②</sup> 至夸吕可汗死后，吐谷浑才“还以慕容为姓”。<sup>③</sup>

#### 四、从墓志看柔然与西魏的关系

柔然阿那瓌返漠北后，柔然复兴，而北魏却因六镇及各地的反抗斗争而衰弱，继而在永熙三年（534）分裂为东、西魏两个政权；形成为“东、西魏竞结阿那瓌为婚好”的局面。西魏初建立，势力较东魏弱，文帝元宝炬系丞相宇文泰所立。西魏大统初，漠北柔然也屡犯北边。为了通好及获得漠北柔然的支持，文帝以原舍人元翌女称化政公主，下嫁与柔然阿那瓌兄弟塔寒。又娶阿那瓌长女，即阿那瓌与可敦（吐谷浑伏连筹另一女）所生长女为皇后（魏悼后）。

西魏对柔然阿那瓌长女郁久闾氏和亲十分重视，大统三年派遣原与柔然阿那瓌可汗相识的扶风王元孚，以及曾因被六镇起义军击败而一度逃至柔然的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傅杨宽出使柔然，奉迎阿那瓌长女。<sup>④</sup> 柔然可汗及臣下见元孚，“莫不欢悦，奉皇后来归”。<sup>⑤</sup> 据《北史·后妃传上·魏悼皇后传》记：阿那瓌长女随行有“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可见阿那瓌可汗资送甚厚，和亲队伍之庞大。“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到黑盐池（大致在今陕西定边北盐池），魏朝卤簿文物始至。孚奏靖正南面，后曰：‘我未见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东面。’孚无以辞”。

又据《晖华公主墓志》记：“悼皇后来归也，金城（指金城王乞伏孝达妻）以姨智之重，作上宾于魏。时主及三子亦从此行。”即是说，《墓志》补证了柔然阿那瓌可汗长女和亲，随行的还有柔然可敦妹、长女之姨吐谷浑晖华公主夫妇及其三个儿子。阿那瓌可汗夫妇显然是想以长女之

① 参见上引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68—169页。

② 参见周伟洲编：《吐谷浑资料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90页。

③ 《通典》卷卷190《边防六·吐谷浑传》。

④ 参见《北史》卷16《元孚传》；《周书》卷22《杨宽传》。

⑤ 上引《北史》卷16《元孚传》。

姨夫妇的智慧,来护祐出嫁的、年仅十四岁的长女。西魏朝廷自然也视晖华公主夫妇为“上宾”。

大统四年正月,柔然阿那瓌长女至西魏都城长安,“立为皇后,时年十四”。<sup>①</sup>西魏文帝则废大统元年所立皇后乙弗氏(原为居青海湖一带吐谷浑属鲜卑乙弗部人),令其“逊居别宫,出家为尼”。大统六年,因柔然举国过黄河至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文帝又被迫使乙弗氏自缢,时乙弗后年仅三十一岁,后葬于麦积崖(今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号“寂陵”。<sup>②</sup>

也就在大统六年,柔然郁久闾皇后因难产而卒,“年十六,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sup>③</sup>“魏悼后”,当为其卒后之谥号。魏悼后卒后,东魏大丞相高欢(后之齐神武帝)遣张徽纂出使柔然,以离间西魏与柔然的关系,其中即有说西魏宇文泰“杀害”柔然阿那瓌可汗长女魏悼后一事。后阿那瓌又归诚于东魏,与之和亲。阿那瓌即为其子庵罗辰请婚,东魏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许婚,改称兰陵长公主,嫁与庵罗辰。东魏兴和四年(542),阿那瓌又以孙女邻和公主嫁与高欢第九子长广公高湛。武定四年(546),阿那瓌又将其爱女,即魏悼后之妹嫁与高欢。于是高欢娶阿那瓌爱女,号“蠕蠕公主”,为正室,其妻娄氏避正室为妾。<sup>④</sup>

随柔然魏悼后至西魏长安的原吐谷浑晖华公主夫妇,如《晖华公主墓志》所云:初公主“婉若春风,皦如秋月,光仪容止,式谐典度”,即其仪态端庄,处事合于典制。然而,在魏悼后去世不到一年,公主也因疾而逝。《墓志》记:公主“方调琴瑟,永训闺庭,而偕老之愿未申,朝露之危奄及。春秋卅有九,以大统七年正月甲午卒于茔安(即长安)。皇帝悼之,葬以公主之礼。生远其乡,死异其地,德音虽在,形颜已歇。嗟行之人,惜而泪下”。即是说,晖华公主因病不幸于大统七年正月卒于长安,年仅三十九岁。西魏文帝仍以“公主之礼”葬之。这就是墓志首题将公主夫妇视为“茹茹”之上宾,仍称公主为“晖华公主吐谷浑氏”的原故,且墓葬形制(如墓道四个天井、四个过道,分前、后室等)及丰富的陪葬器物均按西魏公主丧葬制度办理。

《墓志》又记:“粤二月乙酉窆于山北县小陵原。”此即晖华公主于大统七年二月归葬于“山北县小陵原”,即今发掘墓葬之今西安长安区大兆郭庄村。内“山北县”,最早为后秦姚兴置,北魏、西魏因之,北周天和三年(568)废省。<sup>⑤</sup>地在今西安长安区南。西魏山北县所辖的少陵原(即小陵原),即在今西安长安区大兆一带,此地是北朝至隋唐时期许多王公贵族的墓葬区,见于记载和发掘的墓葬甚多。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11《少陵原》记:“少陵原。在县南四十里。南接终南,北至铲水,西屈由六十里,入长安县界,即汉鸿固原也。宣帝许后葬于此,俗号少陵原。”唐颜师注《外戚传》称,“即今之所谓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sup>⑥</sup>晖华公主之所以葬于少陵原,也与魏悼后原葬于此地有关。

## 五、结 语

出土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虽然只有短短的460字,但其补证北朝吐谷浑政权制度及

① 《北史》卷13《后妃传上·魏悼后传》。

② 《北史》卷13《后妃传上·文皇后乙弗氏传》。1957年洪毅然先生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发现了乙弗后所葬之“寂陵”,其文稿(刻印稿)现藏甘肃省图书馆。

③ 《北史》卷13《后妃传上·魏悼后传》。永陵为西魏文帝陵,地在今陕西富平岳留古乡何家村北,1996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 《北史》卷98《蠕蠕传》;《北史》卷14《后妃传下·蠕蠕公主传、齐明皇后娄氏传》。

⑤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1《关中》条,中华书局版1980年版,第6页。

⑥ 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三秦出版社版2013年版,第361页。

吐谷浑、柔然、西魏相互关系史实甚多,主要有:

1.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拙著《吐谷浑史》一书,对吐谷浑政治制度及其演变的历史作了探索,认为:“吐谷浑自叶延起正式建立政权,以后就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的阶段,设置了一套国家机器,并逐渐趋于完善。《晋书·吐谷浑传》记其初期官制时说:‘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但其统治下的各部首领仍以部大、酋豪、别帅等一般称呼。叶延以后,吐谷浑与内地的前秦、西秦、南凉、北魏等政权先后发生关系,且受其政治制度之影响。至树洛干时,始自称为‘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号为戊寅可汗’。这些称号表明,树洛干不仅仿内地政权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吐谷浑王’,而且又采用漠北原匈奴最高首领‘大单于’的称号,还保留了本民族‘戊寅可汗’的称号。这三种类型的称号中,以‘吐谷浑王’为主,而与内地政权封树洛干以后诸吐谷浑王为‘河南王’、‘陇西王’、‘西平王’等号一致。”又说:“吐谷浑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大致开始于慕利延,最后完成于夸吕之时。”<sup>①</sup>

因《晖华公主墓志》的出土,上述结论应有所修正,即吐谷浑至伏连筹即立后,其政治制度有一个大的变革,如《魏书》《北史》所记“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原素有匈奴、内地政权及本民族称号的政治制度,一改而为仿汉魏及北魏时的制度,最高首领称“皇帝”,卒后有谥号,其女称“公主”,有“车骑大将军、中书监”等职官等。

伏连筹卒后,吐谷浑王位换动频繁,似有动乱。至夸吕即立后,史称其“始自号可汗”,这一“可汗”的意义与前期的可汗不同。它是吐谷浑接受了漠北柔然政权“可汗”称号的结果,意思已变为“皇帝”“君主”。吐谷浑可汗的妻称“恪尊”,<sup>②</sup>即“可敦”。可汗以下,则又多沿袭内地汉魏以来官制,如设丞相,总揽国内外大事。此外,还有王、公、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别驾等官。诸王一般由王室子弟充任,也有其他民族部落的首领。即是说,从夸吕始,吐谷浑政治制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并基本定型,其制一直延续到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政权为吐蕃所灭为止。

2. 《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揭示和补充了北魏末至东、西魏分立时期,西北的吐谷浑和漠北的柔然的关系。现存史籍只记载吐谷浑与柔然有通使的关系,《墓志》则明确记载双方有更为密切的“和亲”关系,即吐谷浑主伏连筹曾嫁女于柔然阿那瓌可汗,为其可敦;双方结盟,以抗北魏。伏连筹卒后,吐谷浑晖华公主夫妇又投归柔然。这些史实揭示出北朝北方各族及其所建政权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3. 《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还补证了史籍阙载的柔然与西魏关系的若干史实:柔然阿那瓌长女(魏悼后)嫁与西魏文帝时,随行的还有阿那瓌长女之姨吐谷浑晖华公主夫妇,以及公主夫妇在长安被待为“上宾”,公主卒后,葬于长安少陵原。这些史实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柔然与西魏在和亲过程中,西魏为结好柔然,以对付东魏,故对柔然妥协、忍让,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吐谷浑晖华公主虽然三十九岁即卒于长安,但其短短的一生中,先后定居及活动于当时北方三个大的民族政权(吐谷浑、柔然和西魏)之中;其《墓志》记述北朝时三个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补证史籍之处甚多,且更为翔实和具体,弥足珍贵也。

[责任编辑 贾益]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重印本,第123页。

② 《魏书·吐谷浑传》,又《北史·吐谷浑传》作“母尊”,均为“可敦”之异译。